

CHENMAOCHOU
CHENHUANGKONG

丑男 惶恐



伍小叉
WUXIAOCHA 著



飞·魔幻八点档欢脱上演
看脱线女主如何被爹坑

她被扮作丑男送入朝堂，

当得了谏臣，经得住诱惑

满腹坏水美丞相与深藏不露小皇帝叫板抢姐儿

到底谁有那张旧船票，快来寻找她这艘破船吧

三人行必有禽兽焉！

是他们，还是她？



一段让你萌到抽搐、笑到麻木的孽缘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丑， 臣貌， 臣惶恐

伍小叉
WUXIAOCHA 著



CHENMAOCHOU
CHENHUANGKONG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臣貌丑, 臣惶恐/伍小叉 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112-2203-9

I. ①臣… II. ①伍…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039611 号

臣貌丑, 臣惶恐

著 者: 伍小叉

出 版 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庄 宁

责任校对: 张 翀

封面设计: 许 静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 (原崇文区) 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7 (咨询), 67078945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mm 1/32

字 数: 266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2203-9

定 价: 21.80 元

目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丑着丑着，瞅着瞅着

小皇帝顾不上揉被我撞疼的龙腹，只是狠闭了一下双眼，双眉紧锁，慌乱道：“监国吓杀朕也！”

我于心不忍，赶忙跪下，高呼：“臣貌丑，臣惶恐！”

031

第二章 天要下雨，她要私奔

我快跑两步，也往水中扑去，一把拽住了姑娘的衣袖。

“姑娘，这池水太浅，不宜寻短见啊。”

061

第三章 有凤来仪，游龙夜落

所谓武林高手，就是无论在多么危急的关头依旧微微一笑绝对不慌！

091

第四章 公子多情，奈何是卿

那白衣人仙姿绰约，速度飞快，拔出长剑，向轿身刺来。

本监国此刻忧心忡忡，千钧一发之际，本监国出于本能，大吼了一声：“子姜救命！”

113

第五章 监国有难，放着谁来

依稀听见鸟在鸣，花在开，白衣少女侧立河畔，等待情人缓缓来。

一曲罢，他将笛子放于胸前，转头看向我，微微笑了，面若桃花璀璨。

“扬思可识得此曲？”



157

第六章 溜溜小妞，猫飞鱼跳

小皇帝喜上眉梢，嘴角一钩，却说出了一句我想也想不到的话。
“苦爱卿此番救驾有功，就和寡人一道沐浴吧。”

193

第七章 三人成虎，必有禽兽

慈相勾起嘴角，一张脸妩媚娇俏，映衬着月光，那一副面容皎洁光华。
一瞬间，本监国有些头晕目眩，但绝非晕车。

231

第八章 有事办事，没事看事

抚城王捋着胡子，继续说道：“老臣看苦监国倒是合适去联姻。”
琼裳侧过头来：“敢问哪位是苦监国？”
我脖子一伸，琼裳花容失色，一面巾帼大旗晃了晃。

2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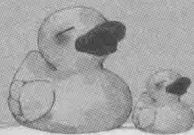
第九章 监国抢亲，势在必得

我扭头看着他，继续说道：“我家中妻妾虽多，我跟她们也曾同房，但今后一定各睡各的。我知道你的身份有些为难，不能给我一个名分，但你要知道我心里是有你的，千万不要醋了。哪天你若是不喜欢男人了，也一定要告诉我，我一定自宫来陪你。”

285

第十章 一拜天地，四面楚歌

我和小皇帝在山间行走着，一个不慎，双双坠入山洞，四下的喧嚣突然消失了。





第一章

丑着丑着，瞅着瞅着

小皇帝眯着一双凤眼，目光灼灼地直射下殿来，众臣见状，不由得瑟缩。

慈相手执玉圭，站在群臣之中，还在读他的奏词。乌发如瀑流泻在腰际，他只用一根白色缎带挑出一束随意地系了，面容皎皎，神态淡雅如月，一张桃花脸上明眸细长。阳光透过窗子洒在殿上，可仿佛满殿的光华又只在他一人身边流转，刹那明媚，晃得人睁不开眼，却又忍不住去看。

小皇帝眼神迷离，笼着一汪春水，满满的都是慈相的情影。

“齐侯治水有功，泽被一方，臣以为，当加赏齐侯，以示圣恩，彰显盛世。”

慈相语毕，微低的头缓缓抬起，澄清的眸子泛着涟漪，饱含期许，我见犹怜。

小皇帝岂能不动容：“慈爱卿所言极……”

“臣以为不可！”

我骤然上前，拱手而揖，高声进言。

小皇帝未及说完，被我一惊，两腮直抖，我趁他还未发作，继续陈言：“齐侯所辖符区已然广大，岁前符区西部遥河大水，实乃河堤修筑不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齐侯治水，只在表面，加高堤坝，却不补漏。据臣所知，前日遥河水涨，唯恐不日堤坝又将从中段坍塌。”

小皇帝先是不悦，听到一半，神色一凛，转怒，我胸有成

竹，这怒只有一半儿因我而起。

我诚惶诚恐，继续道：“臣惶恐！”

有人叹气，有人欷歔。

小皇帝哼了一声：“此事似有隐情，慈丞相、苦监国，朕命你二人十日内查明再报。”

小皇帝起身，两袖一甩，愤愤走下殿去。

小糖子高喊：“退朝！”然后跟我挤了挤眼儿，追那一身炫目龙袍去了。

慈康步履轻盈，款款前行，众臣尾随其后，亦步亦趋。

我孑然一身走出宣德殿，无人相傍，却也不寂寞。

正走着，小糖子从身后蹿了出来，一拍我的肩膀：“苦监国，皇上招您去济思殿。”

然后他又扩声一喊，抑扬顿挫：“慈丞相，皇上请您去济思殿议事啦！”

慈康悠然转身，拂袖间似有几朵莲花宛然绽开。

我定了定神，躬身一揖：“丞相请。”

慈康莞尔一笑：“国监请。”

我不再推辞，青袖一摆，急急先走。

“扬思慢行。”

“扬思？”他这一声唤得甚为婉转，我的心酥了一下。

空有一副皮囊而已，我岂能被他的蛊惑？然，食色性也——偶尔心动一下却也无妨。

我便敛了速度，等他一等。

这一路并肩走来，却也无话。

到了济思殿，按皇帝的习惯，自然是“美人先行”，我正要后退一步让慈康先行，却被一只手猛然一推，一个踉跄，冲进了门，直直地冲到了皇帝眼前。

我没想到自己会出这个风头，显然，小皇帝也是没想到的。他顾不上揉被我撞疼的龙腹，只是狠闭着一双眼，双眉紧锁，慌乱道：“监国吓杀朕也！”

小皇帝确有龙凤之姿，能够私下见慈康一面，他原本满心欢喜，方才独自在殿中不知精心摆出了怎样袅娜勾人的姿态，准备让慈相瞧上一瞧，却被我这张惊天的脸给吓得严实，一副俊俏的

五官也被吓得抱团儿挤在一起，拧巴得很。

我于心不忍，赶忙跪下，高呼：“臣貌丑，臣惶恐！”

小皇帝待一颗心平静下来，才深有感触地说道：“惶恐的是朕，是朕啊！”

世人皆知，慈丞相温润如玉，谦谦君子桃花面。

世人亦晓，苦监国逆耳忠言，其貌不扬空有德。

小皇帝为丞相之姿仰慕倾倒，却因苦监国陋颜而终日苦恼。

这事儿怨谁呢？

怨扈王国的祖制——

开国皇帝认为成由勤俭败由奢，一国之君必须要有那么几十个敢于进谏的忠臣辅佐。然而忠言逆耳，开国皇帝也受不了每天几十人在耳朵边儿上婆婆妈妈——“皇帝啊，您这条政策定得不妥”“皇帝啊，您今天吃得太多了”“皇帝啊，您这个妃子太漂亮了”……

这皇帝做得也忒没面子！于是，就把这个谏臣的数量缩减为——一个！

怨我祖宗——

姓什么不好，偏偏姓苦？

然而这唯一的谏臣选谁，让开国皇帝很是为难。选姓董的吧，怕姓李的太开心；选姓张的吧，怕姓孙的得意忘形。权衡来权衡去，当朝元老就一个姓苦的天天愁眉苦脸，得，就顺应了他的姓——让他生生世世受进谏之苦吧，便让这苦姓元老——也就是我祖宗，做了监国。

怨我爹——

您才华横溢一小伙儿，怎么年纪轻轻就……不行了呢？

您要不行，也在生下我之前不行，怎么就生下我这一个女儿之后，就再也不行了呢？

您没儿子，也告诉皇帝一声，咱干脆就不做这个苦命的官儿了。怎么就偏偏要“对得起祖宗”“对得起这姓”，而把我给女扮男装了呢？

您长得丑了点儿，可怎么就认为非得长得丑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忠臣，怎么就把我从小给易容成这副丑模样呢？

上述问题从小时候被自己的丑模样吓得晕过去又醒过来后，

我就展开了全面的思索。思索的结论是——这个世界，是抱怨不完的，因此，我要为自己创造一个没有抱怨的世界。

我自己丑着，丑着，也就习惯了。

可是周围的人对我却怎么瞅着，瞅着，都习惯不了。

我不抱怨。

方才的场面，自我初次面圣，已经上演了千八百回，是以我和皇帝之间的这段台词都已经烂熟于心，信手拈来，二人都觉得自然得很。于是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开始“议事”。

我站起来后，小皇帝开始强调本次我和丞相去符区巡视堤坝修补情况的重要性。

醉翁之意不在酒，小皇帝是想在丞相出行前，可以多看他几眼，我很理解。无奈先皇要求，皇帝与大臣议事，必须有一谏臣在场，因此，他还必须得捎带上我。

我很识实务，在一旁立着，仔细地听，认真地看。

我爹辞官隐退归乡种田前反复叮嘱我“慈相有阴谋，我儿须谨慎”，因此我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果然，慈康貌似凝神聆听着小皇帝的温言软语，眼神儿却不时地往我身上瞄几下。

有阴谋！

我摸摸骤然发烫的脸颊，定了定扑通乱跳的小心肝儿，吞吐了几口气，暗叹自己果然是个做谏臣的料，旁的不说，单说自己的身体，便对作奸犯科之人十分敏感。想及此处，我得意地挑了挑眼，却正对上慈相的回眸一笑，我的心尖尖又是一颤，一个激灵，我赶忙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小皇帝支支吾吾，慈相模糊应付，约莫过了半个时辰，本监国除了自己的一颗心仍跳得欢畅异常，面颊振奋得发烫，从他二人的对话中仍未听出什么名堂。若真有什么异样，便是离开时，小皇帝看我的那一眼颇有些意味深长。

“扬思，明日我去你府中接你。”慈相跟我道别时，声音依然春风化雨。

我感慨上天待他颇为不公，给他袅娜的身段、妖娆的脸孔也就算了，偏偏声音也配套得温存得很。啧啧，这样的容貌，哪里讨得到相搭衬的媳妇？

我没有抱怨，没有抱怨，我堂堂一个谏臣，国家栋梁，怎么可能为一个奸臣鸣不平呢？

我稳定好自己的情绪，一点头，才对他说：“慈相，有劳了。”

他的满腔柔情在小皇帝那儿好像没施展完，又把剩下的一股脑儿给了我。

“唤我子姜。”

我的心尖儿颤了颤，要不是脸上裹了层皮，我觉得自己的脸现在定然比小狐仙的屁股红上许多。

我轻“哦”了一声，转过身去，直直往前走。回过神来，才发现，拐错了路口。我赶忙回头，发现慈相还立在那里，盈盈地望着我。

我灵机一动，赶忙蹲下，大声嚷着：“唉，这玉佩上就不应该拴这么些个珠子，掉了就到处乱滚。”

我作势在地上东瞅瞅、西看看，一边乱摸，一边偷偷抬头看看慈相。

不好，他走过来了！

“扬思，我来帮你吧。”

“哟，齐了！”

我做出极兴奋的模样，从地上拣起一颗小石子儿，在手里捻了捻：“回去得教训教训小月牙，做个活儿这么不细致，枉老爷我白白疼她了。”

我悄悄瞥了眼慈相，他却骤然驻足，像是被我家高手哥哥点了穴似的，一动不动，面色更显白皙。

还是本监国够机灵，这么凶险的时刻也被我轻松化解了。

我潇洒地跟慈相摆了摆手，撒开腿儿就跑，跑到岔路口，一拐，噌噌几步上了轿子：再见了您呐。

我在轿中上下颠簸着，一颗心也没歇着咚咚捣腾着：近日本监国对慈相的不轨行为“感受”得越发明显，此次符区之行绝然凶险得很。我支着脑袋向轿外望着，将自己对奸臣的敏锐直觉又好生总结了一番，越总结便越觉得胸闷气短。远远望见一幢绿得通透的大宅子，我方神清气爽，整个人又欢实起来。

金窝银窝就是不如自己的草窝！

我一个飞身，跃进了门。

“水杏，杨花，老爷我回来了！”

老爷我一声吼，满园的竹子都抖了三抖。

我把自己往竹椅上一摔，跷着腿儿得瑟起来。

旋即，冷清的园子就热闹起来。

我莺莺燕燕、娉娉婷婷的老婆们从各院各屋疾步走来，个个娇媚得很、水灵得紧。走在最前头，纤腰楚楚、光艳照人的两个自然是老爷我最最宠爱、容貌最为出众的一对大老婆——水杏和杨花。身后的小杜鹃、小牡丹、小粉蝶、小月牙、小石榴抱着娃娃，牵着孩子也紧紧跟着。

您想问老爷我没有设备，哪里来的娃娃？其实，老爷我也很想知道。

据说（非我爹口述，乃老爷我对下人的旁敲侧击，加上自身经历，拼凑推理得出的准真相），小时候，我爹为了实现把我包装成忠臣的目的，险些真毁了我的容。幸亏一个云游的老尼姑妙手回春，给我特制了一张易容面膜，戴上去既补水又透气，既美容又挡脸的。

老尼姑一直不知疲倦地陪我从小到大，我脸上的面膜也由一日一换到三日一换，再到现在数月一换（这已经是后话，不是女尼姑的功劳了）。我长到十二岁，老尼姑突然要离开，我爹求菩萨告尼姑的，终于求得她把亲传女弟子给我留下，继续为我易容。老尼姑只提了一个极为便宜的条件——收留几个无家可归的女孩子，我爹自然是摇着尾巴答应了。

只不过，我爹没想到老尼姑的亲传女弟子竟然是“谣阿窑”的头牌水杏和杨花，也没想到老尼姑的条件翻译过来，竟然是收留所有“谣阿窑”的姑娘们！

明人不说暗话，忠臣自然不打自己的嘴巴。

我爹思前想后，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一举两得。

于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谣阿窑”的所有姑娘在锣鼓声声、鞭炮齐鸣的欢喜气氛中，集体嫁到了我们国监府——全给老爷我填了房。

我年纪轻轻，便名声大噪。

人人都知这“谣阿窑”是有名的温柔乡、销金库，只奇在一

处，这里的姑娘个个心高气傲，非喜欢的男人不委身，即使意外生下了孩子，也独自抚养，绝不牵扯旁人。此番居然被我连锅端了，不能不说是一件奇事。

于是，在我喜袍加身，想骑马领着身后几十顶满载着美女的花轿游街的时候，却发现周围已然人山人海，连畜生都来凑热闹了，那场面，真正是马无插蹄之地啊。

我正踌躇着，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的时候，一个冒失小子被人群推攘着挤到近前道：“我看看这新郎官长得什么俊俏模样儿！”

我说他冒失，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孩子瞪圆了一双牛眼，满怀期待，刚一睹我的芳容，立马大惊失色——

“这……这……这根本就不是个人啊！”

周围的人一听，立马有人应和着。

“果然惊为天人？”

然后人们沸腾了！

不明真相的群众纷纷冲上前来，想一览天人之姿，然后不约而同地发出了“赞叹”之声，撒腿就跑。顷刻间，世界安静了，大街上空荡荡的，只剩下我们这支成亲的队伍。我便不急不忙地，策马回府。

出来吓人，并不是我的本意，谁让这么些年来，爹说“才美不外见”，总不让我出门，以至于后来一气呵成，惊了圣驾，这也是后话。

由于某些姑娘是带种来的，为了保全她们和我的名声，过了一年，我才对外宣称，自己连添若干子嗣。

这便为这桩奇事又抹上了玄幻的色彩。

我们苦家世代谏臣，清正廉明，自然不是钱财或权势让这些姑娘屈尊下嫁。于是，坊间便流传，真相是我“很行”。这个传言导致的后果是，有“难言之隐”的男人们都不看大街小巷的墙上地上贴的那些“包你一×到底”“绝对找回做男人的自信”“一年连生三个儿子”的小广告了，街头巷尾传诵的是“床事秘诀问监国，姑娘满楼子满窝”。更有甚者，爬山越岭、跨区越界找到我，求我告知其中玄机。

本老爷都颇为耐心地一一作答。

待我的药方子传播开去，一时间，各处已经找不到星点儿瘦肉精、半滴地沟油。

唉，老爷我无意作恶，庸人自扰之！奈何，奈何啊！

“老爷，您又不规矩了。”

水杏一个闪身，瞬间移动到我眼前，把我在怀里揣着的两颗辣椒一把打掉。

我撇了撇嘴，一脸不快，早知道就不回忆那些个劳什子了，赶紧吃到嘴里才是王道，我的小尖椒啊。

“杏儿，你吓到老爷了。”

杨花步履翩跹，盈盈走来，伸出一双玉雕似的手，在我脸上轻轻抚过。

我想教育水杏对待老爷我应该像杨花般温柔，却听她说：“保持得不错，看来这次的方子够维持个把月了。”

唉。

我不抱怨。

看我家小月牙怀里的娃娃长得多俊！

我走上前，想把娃娃抱过来把玩把玩，只听：“哇……”孩子哭了。

老爷我不干了啊！这孩子天天见我这张脸，怎么还能吓成这样？

老爷我容易吗？在朝堂上是谏臣，被皇帝鄙视，回到家里还要受孩子的嫌弃。

我眼睛一热，立马就要出汗。

“老爷，小狐仙跑啦！”小石榴那一声尖得很，我整个人立刻精神了。

哎哟，我那只淘气的光屁股八哥儿啊……

我噤地站了起来，起得猛了，跟身后的竹椅一起摇晃了两下。

我一溜烟跑到曦园，大声喝道：“第一、高手、绝代、佳人都去哪儿了？连只鸟儿都看不住？”

小杜鹃在我身后应到：“老爷，第一接到了少林寺方丈的挑战帖，去武当比剑了。”

哦，第一哥哥名声在外，少不了三天一比试，两天一过招

的，即使没有对决，那三十八般武艺每天操练上一遍都得把睡觉的时间挤掉了，哪能有空看鸟？

小牡丹继续答道：“老爷，高手赶着绣乞巧节的壁挂，去孔区买七彩线了。”

呃，高手哥哥心灵手巧，把乞巧节看得比老爷我的生辰都重要，今年更要做个大工程，把正厅的墙壁都装点一番，这我也是知道的。

小粉蝶说：“老爷，今天早上祺瑞当铺的王老爷在咱家门口丢了块西瓜皮，绝代去给他下药了。”

嗯？又是这个王老爷，我眉头一蹙。他三天两头儿往我家门口丢个葡萄籽、瓜子皮的，此番更是玩得大发了，不给他点儿颜色，他就不晓得本监国的地盘儿是不可以随地大小便的。绝代哥哥干得漂亮！

小石榴说：“老爷，佳人……”

“老爷，我在房里给您配药呢。”

一阵清朗的男声随风飘来。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

“佳人哥哥，小狐仙本就淘气，我是担心它被猫叼了去，适才有些心急，我这就自己去找。”

我急忙说完，顶不好意思地垂下头，怯怯地瞅着佳人哥哥。

他一身绯淡清雅，鬓发如云，目光澄澈，质美如兰。

要不是非得坐在轮椅里，又该是怎样一副形容。

他对我粲然一笑：“思儿，你若一直这样多好。”

哦？佳人哥哥从来都极宽容，连责备的话都说得这样海纳百川。

“佳人哥哥教育的是。”我极有诚意地应着。

佳人哥哥轻叹了一声。

那日我娶了“谣阿窑”的所有姑娘，“谣阿窑”的四大公子第一、高手、绝代、佳人也顺带着一起搬了过来。渐渐地，我发现府里原先的下人一个个都不见了。

爹抖着胡子给我分析，体力活儿有他们四个动手，家务事有我的大小夫人们操劳，可以节省一笔不小的开支。我想也是，谏臣没有灰色收入，这绝不失为一个持家妙计，便拍着巴掌满心欢

喜地附议了。

没想到，过了几天，我爹也突然告老还乡，趁我睡得正香，把玉圭往我怀里一丢，拍拍屁股溜了。只留书一封，说是把我托付给“谣阿窑”的诸位兄弟姐妹，他要归乡种田，从此我就过上了长兄如父、夫人如母的日子。

所以啊，与其说我娶了“谣阿窑”，不如说是“谣阿窑”接手了国监府。

原本我国监府清贫得很，他们一来，我真觉得这日子过得宽裕了不少。满园种上了奇珍异草，屋里也添了不少瓶瓶罐罐，无意间听说都有余钱投资房地产了。

我从不过问钱从何来（谈钱干啥，伤感情呢），我只管做我的老爷，跟我的夫人耍耍赖，跟我的哥哥们撒撒娇，再逗逗我的鸟，飞鸽传一个书……

飞鸽传书，我的八哥儿啊！

我把曦园里的树都上下爬了一遍，又在花丛草间钻了三四回，就是不见小狐仙。

我从怀里摸出一封信，轻轻展开，看着那俊朗的字：

新书即出，嘱托勿负。无香我友，天长地久。

——公子多情

我心头一暖。

这事儿要从本老爷还是本小爷时说起。

那天本小爷心情极好，从监国府的狗洞偷偷钻了出去，在一棵湖（是我们监国府东边鼎鼎有名的湖）边上溜达。远远看到一群娃娃堆在一处，唧唧喳喳很是热闹。踱过去一探才知，他们在竞相传看一个本子，架势很是热闹。我浑身是汗地挤了半天，终于瞅见那本子上挤满了歪歪扭扭的小字儿，我不屑地哼了一声：

“字这么丑，有甚好看？”

“你懂什么，这可是公子多情的处男作，现在火得很。”边说，淌鼻涕的小胖墩边埋头看书。

“不懂就让开，让开。”

一个小子刚想把我推开，抬眼一看，立马傻掉，张嘴大哭：“鬼啊！”

其他孩子一起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我脸上，然后一顿吱哇乱

叫，做鸟兽散。

湖边，只剩下我和那本《哥哥，放开我》。

我拿着那本书，无聊地翻看起来，一看，便成了“情丝”——公子多情的铁杆粉丝。

公子多情的“爱你爱到骨头里”系列著作，我最喜欢的就是萌得过分的《老师，我要扑倒你》和韵味儿十足、插图丰富的《我和七个妹妹不得不说的故事》。由于我一向坚持买正版拓印的，所以必须早早“拿”钱去鸡鸣胡同狗盗廊坊排上大半夜的队，才能勉强买上两本。老爷我看一本，藏一本，这还是走了后门的。

以上爱好是我心尖上的秘密，除我，只有小狐仙知道。

起先，小狐仙还不叫小狐仙，就是只屁股没毛、不会说话的八哥儿。

一天我出去遛八哥儿，一时兴起，玩了个游戏，我往天上扔了只小辣椒，它就扑棱棱飞出去，咬住，再扑棱棱飞回来给我。

我玩得乐呵，便使足了劲儿，狠狠往天上一扔，这只八哥儿也铆足了力气，狠狠往天上冲，我就站在原地，抻着脖子瞅。

我瞅啊瞅啊瞅啊，一次次想把头低下来，却又一次次怕错过八哥儿从天而降的飒爽英姿。于是，我就这么一动不动，瞅啊瞅啊瞅的，直到太阳打东头挪到了正上头，小石榴远远地喊：“老爷，开饭了！”

我才歪扭着脖子回了家。

等了半个月，也不见八哥儿回来。我刚想叫水杏给我买只新的回来养养，没想到，这只八哥儿竟然扑腾着飞回来了，顺带带回来一封信——

觅友

——公子多情

我一看，喜不自禁。觉得这八哥儿就像公子多情《摔下悬崖遇见你》里那只为悬崖两头的男女主人公传信的小狐仙，于是便给它赐了这么个好听的名字，让它住最好的曦园，给它的爪子缠上最漂亮的紫绸。它要是自己跑了，老爷我让谁去传书啊？

我写好一封书信，就绑在小狐仙的腿上，让它传上一次。这一来一往的，我对公子多情便更加思慕，可如今……这可如何是好？

“老爷，急什么，小狐仙在家里吃精米、喝果浆惯了，晚上肯定得飞回来。”

杨花不愧是老爷我的心头肉，这话深得我心。

我放心地让杨花去给我准备出巡用的物什，自己则在桃树下一躺，守株待八哥儿。

天色渐暗。

突地天际一袭白影歪歪扭扭地向我俯冲过来。

我一个激灵，猛地站起身来，眼瞅着小狐仙离我越来越近。

我正要飞身扑过去，不料小狐仙一看见我却掉转了头，往墙外飞去。

我忙绕出门，抬头盯紧它，它也不急，慢悠悠地飞，我在下面仔细地追。

一人一鸟就这么僵持了好久。

小狐仙累了，便落在一棵湖边上的假山上。

我心中暗喜，这下你跑不了了。

我蹑手蹑脚地走过去，靠近假山，小狐仙就在上方，触手可得。

我一伸爪，把它抱了个严实。

“子姜……”

假山里有人！女人的直觉告诉我——至少有两个人！

听，还是不听？

我内心斗争着，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决定——听！

本老爷为反抗老爹的独裁，打小儿就在狗洞里爬进钻出，所以，偷偷摸摸什么的，本老爷最擅长了。

我蹑起脚，轻挪着小碎步，技艺纯熟地寻找最佳偷窥地点。

嘿嘿，真被老爷我给找着了。

透过山石缝隙，可以看到山洞里一对璧人面向而立。

我抚着怀里的小狐仙，大气也不敢出。

男人一身藏蓝宫装，身段匀称，左手执扇，似有一番风流。虽然看不清脸，但这也无甚关系，激情戏关键看身法，听声音，能看个场面足矣，本老爷很容易满足。

“明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男子向前一步，声音低沉，极为惆怅。女子身子稍侧，似有不满。